

边关军歌·新时代传唱

褚褐色的山脉连绵,山巅上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平静澄澈的斯潘古尔湖,犹如镶嵌在阿里高原之上的蓝宝石。湖面上蒸腾着一缕缕白雾,湖水凝结成晶莹的冰层,在阳光照耀下犹如仙境。在斯潘古尔湖一侧,驻守着新疆军区斯潘古尔边防连。他们,是距离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最远的边防连队之一。在这个美丽而又遥远的地方,一代又一代连队官兵用登

上山巅后沉重的呼吸、用走过无数峭壁和冰河的脚步,守护每一寸疆土,只为聆听祖国的“心跳”,只为守望万家的圆月。岁月如歌,这些烙印在脑海中的记忆,奏响了一曲悠扬的乐章。“满天星辰见证着我们的赤诚,风雪刺骨坚强着我们的意志……”2021年,连队官兵自发创作了这首《斯潘古尔之歌》,他们用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情的告白。



听《斯潘古尔之歌》 扫描二维码

阿里之巅,斯潘古尔歌声飞扬

索延客 戴学武 本报记者 邵博康



图①:雪山下的敬礼。图②:一名战士和军马合影。图③:2022年,西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学生收到来自斯潘古尔边防连的戍边石。戴学武、宫子渊摄



行进,大家选了5匹巡逻经验丰富的军马相伴而行。

一路上,咆哮的暴风雪似乎要把人和马都吞没,大家勉强辨认着路线,向着目的地艰难跋涉。领头马是熟悉地形的“飓风”,它驮着比平时重3倍的物资,走在队伍最前面。雪越下越大,就连体格强壮的“飓风”,也得不时停下来缓一缓。

“终于到了!”65公里的山路,是那样的艰险而漫长。抵达目的地后,大家浑身都是雪粒和冰霜。看着风尘仆仆的战友和军马,点位上的官兵纷纷红了眼眶,连忙招呼大家歇歇脚。

由于第二天还有更为艰巨的上送任务,卸下物资后,大家稍作休息便立即踏上归程。走啊走,在看不到尽头的雪岭之中,不知又穿过了多少弯弯曲曲的小道,翻过了多少伸入云端的达坂,营盘的灯光终于出现在眼前:“就快到家了,再坚持坚持!”

然而,“飓风”还是没能坚持住。一个跟头,过度疲惫的它倒在了雪窝里,发出阵阵嘶鸣。随行的官兵迅速向连队汇报情况,得知消息的军马饲养员达瓦仁提起医药箱就往外出。等他循着大家的呼喊赶过来时,“飓风”已经永远沉睡在雪山的怀抱中。后来,连队官兵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它牺牲的地方建起一座祭奠场,纪念这位相伴多年的“无言战友”。

几个月前,又到了“飓风”离世的日子,连队组织官兵前往祭奠场为它扫墓。那是张凯第一次见到“飓风”——墓冢前,一座黑色雕塑静静矗立,定格着它威武的雄姿。

“预备,唱!”“满天星辰见证着我们的赤诚……用生命诠释阿里军人。”

歌声婉转,余韵悠长,动人的旋律在山谷间回荡。唱着唱着,一股难以言状的悲伤之情从大家的心底涌起。“飓风”走了,又好像从没离开,它陪伴战友们一次次翻雪山、爬陡坡、蹚冰河的样子,浮现在老兵的回忆里,也呈现在新兵的仰望中。

“这首歌,既是唱给‘飓风’,也是

唱给在斯潘古尔坚守过的官兵,更是唱给我自己的。”歌声里,萦绕着深沉的思念,也蕴含着面向未来的誓言。那一刻,张凯暗暗对自己说,只有牢牢坚守在这里,才对得起“飓风”,对得起一代又一代官兵的艰苦付出。

此后的日子,站哨站到腿脚发麻的时候,跑步跑到肺要“炸裂”的时候,张凯都会想起那天的歌声,想起面对“飓风”的许诺。他告诉记者:“等度过高原适应期,我就可以和战友们一起踏上巡逻路了。我要用最抖擞的精神、最昂扬的意志,完成好任务。”

风,你慢慢吹;歌,我慢慢唱

强劲的西北风,为阿里高原带来冰冷的气流。这里,全年平均气温在0℃左右。最冷的时候,连队官兵要经历-35℃的刺骨严寒。

因而,与斯潘古尔有关的记忆,总与寒冷有关。二级上士李玉军是9年前的秋天来到这里的,虽然从小长在青海,但如果不是当兵,他可能一辈子不会经历这样的天寒地冻。“风一吹,好像有无数细小的针尖密密麻麻地扎在脸上,只能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他这样形容巡逻的感受。

“难熬的时候,我们就唱歌。歌声一起,心里好像有一团火在烧,不管多冷的天,都能挺得过去。”连歌由此成了每一名官兵的精神食粮。

李玉军介绍,当年,连队并没有自己的连歌,2021年,时任指导员刘若海决定写一首专属于斯潘古尔边防连官兵的歌,唱出大家战斗风雪的热血青春。一连好几个夜晚,他和几名战友在会议室创作,才有了今天这首《斯潘古尔之歌》。

风,吹拂着天边触手可及的云;歌,激荡着战士滚烫炽热的心。这些年,李玉军从一名稚嫩的新兵成长为一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老兵。入伍至今,他巡逻700余次,风雪已不再是他的对手。

李玉军说,班里有一名年轻战士叫刘汉龙,是自己的老乡。刚到连队的时候,刘汉龙一时适应不了高海拔环境,总是禁不住想家。李玉军便鼓励他在“饭前一支歌”的时候主动站到队伍前领唱。

慢慢地,刘汉龙“找到了感觉”,从一开始对连歌的陌生到后来总是不自觉地哼唱,他懂得了这首歌的分量。

连队管段内有一条最为难走的巡逻路,官兵要翻过一座海拔6250米的雪山,才能抵达目标点位。“后来,刘汉龙转变态度,积极训练,表现十分突出,是同年兵中第一个踏上这条路的。”李玉军骄傲地说。

那天,越往上爬,刘汉龙喘息得越沉重。就在快要到山顶的时候,他有些扛不住了,身体止不住发抖。大家赶忙原地休整,战友们围成“一堵墙”替刘汉龙挡住寒风。李玉军把刘汉龙的鞋子脱了,将他的脚塞进自己怀里取暖。

大家唱起连歌为刘汉龙加油鼓劲:“风雪刺骨坚强着我们的意志,在孤独中燃烧着如火的青春……”歌声为刘汉龙注入了神奇的能量,他顶住了考验,成功完成巡逻任务。

前些日子,刘汉龙退伍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离别的时候,他哭成泪人,抱着李玉军不肯放手。

“李班长,我永远也不会忘了咱们的连歌。”

“汉龙,我们在斯潘古尔替你接着唱……”

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用歌声洒下一片阳光

“雪域高原,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连队下辖的一个哨所地处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腹地,二级上士杨喜文告诉记者,在这个“伸手就能触碰到天空的地方”,连队官兵仿佛生活在云端。

站哨的时候,能看到翻涌的云涛正“拍打”着哨所的墙基。往山下望去,斯潘古尔湖似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在轻纱般的雾气中若隐若现,美得令人窒息。

然而,在这个仿佛隔绝了尘世烟火的地方,和美丽一起到来的,还有像云雾一样笼罩在心头孤寂。

杨喜文说,和许多新兵一样,刚刚来到斯潘古尔时,他还不懂得守望的意义,常常感到日子有些单调、时间格外漫长。

转变源自一次艰巨的任务。有一次,连队接到命令——前往某高海拔点位驻守。杨喜文和两名战友主动请缨,乘车朝着山巅进发。一路上,天公并不作美,纷飞的雪粒拍打着车窗,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一行人用了5个小时才抵达点位,随后马不停蹄地投入哨位建设岗位。

一连几日,那里不是风雪交加,就是云雾缭绕。直到某天中午时分,太阳终于露头,几人放下手里的活,沐浴久违的阳光。

遥望远方,恰好能看到连队营房。朝着“家”的方向,几人轻声吟唱连歌:“斯潘古尔,你是阿里之巅……”

一声又一声,一句又一句,杨喜文忽然明白,每一名来到斯潘古尔、站上这片土地的官兵,都将自己阳光般的青春洒在了云海之上,温暖着祖国大地的万里山河,这正是守望的意义。

阳光,同样洒在了一群孩童的心中。2021年以来,连队官兵和西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的师生一直互寄信件,交流感情。2023年,杨喜文和中士李川回家乡探亲。恰逢六一儿童节,他们一同前往该小学,和孩子们分享戍边故事、教大家唱《斯潘古尔之歌》。嘹亮的歌声中,如同阳光一样炽热的精神力量悄然传递。后来,学生董璜在一封给斯潘古尔边防连官兵的信中写道:“解放军叔叔,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你们一样,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你们教的连歌,我记在了心里。下次见面,我一定唱给你们听……”

青春对话

对话人物:斯潘古尔边防连刘连长 连线记者:邵博康

记者:你最喜欢《斯潘古尔之歌》中的哪句歌词?

刘连长:我最喜欢“斯潘古尔,你是我梦想的家园,你是我永恒的起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这里早就成了第二故乡。连队虽然地处荒芜,但为了建设家园,让绿色生命扎根,从2018年开始,一茬茬官兵在高寒地带的冻土上细心栽苗、反复试验,才有了如今营院内和斯潘古尔湖畔成片的红柳和白柳。

记者:你觉得斯潘古尔边防连的官兵是一群怎样的人?

刘连长:是一群特别纯粹的人。战士们的快乐很简单,一场篮球赛或是一次拔河比赛,大家便能从中获得干劲和快乐。

记者:驻守在这这么遥远、这么艰苦的地方,战士们会不会想家?

刘连长:想家是难免的,但一家不圆万家圆嘛,我们心里都明白。而且,不管是谁家里遇到困难,官兵都会互相帮忙。有段时间,因为长时间没见面,加上山里信号不好、通话不方便,李川和女朋友闹了点别扭。李玉军班长喜欢画画,就在一块石头上画了李川和他女友的合影,让李川寄回老家。辗转了一个多月,那块戍边石才到了李川女朋友手里,她特别感动,一直珍藏着那份“特殊的礼物”。

记者:最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连长:有一次训练任务,我和战友在某高地坚守到第4天的时候,饮用水所剩不多。最后一瓶水,大家传着喝,最后拿给我的时候,竟然还有大半瓶。当时特别感动,心想,这辈子能和兄弟们守边防,值了。



连队官兵在山间巡逻。王 汶摄



一名战士坐在湖边画戍边石。樊钦方摄

有首歌,我想唱给你听

“有没有哪个唱起连歌的时刻,你格外难忘?”

“印象最深的,是在‘飓风’的祭奠仪式上。”面对记者的问题,新疆军区斯潘古尔边防连列兵张凯脱口而出。

张凯说,“飓风”是一匹军马,数年前,完成一次物资上送任务后,它倒在回连队的路途之中。

那是一个寒冬,连队官兵接到紧急任务,为某海拔6000多米的点位运送物资。路途难行,只能靠人背马驮的方式

播下一片苜蓿草

刘 宇 全祥瑞

白色的雾气在灶台上蒸腾,空军某部炊事班长、二级军士长黄海州熟练地将饺子下到锅中。

这一天,黄海州起得比往常更早,为两位同年入伍、即将退伍的老战友,包一顿送别的饺子。

“出锅了,苜蓿肉馅的,趁热吃!”轻轻一咬,熟悉的清香萦绕齿间。想到可能是最后一次吃黄海州包的饺子,两位老兵心中泛起些许酸楚与不舍。

清香可口的苜蓿饺子,是黄海州拿手的,也承载着这位戈壁老兵的军旅记忆。曾经,他手里握着的不是面团和锅铲,而是装甲车的操纵杆。那一年,由于单位改革调整,黄海州从陆军某装甲部队调到了大西北,成为一名炊事兵。

“炊事兵一样能干出好成绩。”即使经历了数日的车马劳顿,黄海州刚刚抵达新单位,便迅速投入工作,和战友们把食堂打理得井井有条。高原戈壁的艰苦环境,也让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创新出更多的菜品,让战友们吃得舒心。

一次外出工作的路途中,黄海州看到当地老乡在地里收割苜蓿,便上前询问。老乡告诉他,苜蓿是大西北盐碱地里常见的植物,生命力极强,既能全草入药,也能制作美食。入冬前把它们收集起来冻上或是晒干,可以储存很长时间,能炒菜,也能包饺子。

听到这些,黄海州眼前一亮,便向老乡要了些苜蓿种子。回到单位后,他带着炊事班的战士们平整了后院的一块荒地,细心撒上种子。果真,苜蓿长得很快,1个多月后,菜地已经变得郁郁葱葱。

黄海州按照从老乡那学来的方法调制馅料,又进行了一些改良,包出了别有特色的苜蓿饺子。那一天,官兵结束训练风尘仆仆来到食堂,迎接他们的,是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饺子。一口下去,满嘴溢香。

“这是用苜蓿包的饺子,味道怎么

样?”黄海州问道。“苜蓿竟然可以吃?味道太好了。”大伙忍不住夸赞。看着战友们脸上的疲惫在饭菜的热气里慢慢消散,黄海州感到很幸福。

“春天的苜蓿鲜嫩极了,在开水里一烫,再过几遍凉水,挤掉多余水分,辣油一烫,撒上调料,又是一道好菜。”后来,黄海州利用苜蓿琢磨出不少新菜品,广受官兵好评。

春去秋来,黄海州在大漠戈壁一干就是20多年。每当新兵下连或是老兵退伍,他都会为大家包一顿美味的苜蓿饺子。

去年10月,黄海州服役期将满,他向上级递交了延期服役申请书:“最近大项任务多,几个方向都在抽调保障力量,不少骨干派出执行任务。我想再留一年,带一带年轻的炊事员。”

新的一年,这位戈壁老兵在三尺灶台上继续书写着奋斗答卷。

种下一棵小白杨

朱明鹤 龙喜涛

脚踩着满是沙粒和盐霜的硬土,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列兵王万里又一次来到双根哲尔格勒哨所驻守。放下行李,他连忙来到院子外查看自己此前种下的那棵小白杨。

去年8月,王万里和几名新战友第一次来到哨所。“欢迎加入哨所‘种树小分队’!”见到新兵,一级上士李小雪笑呵呵地发出“邀请”。

放眼望去,23棵小白杨树挺立在院墙外的盐碱地上,这是多年来,一茬又一茬官兵历经艰辛种活的。

来到小白杨树旁,李小雪向大家讲述起双根哲尔格勒哨所的过往:“那时,院子里外都是光秃秃的……”老班长米永志想到老家庭院内的几棵小白杨长得又粗又壮,到了夏天能遮出一大片阴凉,便托战友从几十公里外的镇上买回了十几株小白杨树苗,种在院子四周。

听说给这里的土壤涂上黑土能降

低盐碱度,米永志和战友们便到几十公里外的草原深处找黑土。一路上全是碎石子,车子开不进去,他们就用扁担挑、背篓背,一趟下来,肩膀磨得通红。

之后,米永志和战友像照顾孩子一样呵护着幼小的树苗,最终有一棵小白杨在那年活了下来。后来,一个传统在连队形成,每一名新兵都要在哨所种下一棵小白杨。岁月流转,又有几棵小白杨坚强地扎下根来。

寒来暑往,四季更替。哨所周围的白杨越来越多,李小雪当年种下的一棵小白杨如今已长到5米多高。曾经光秃秃的盐碱地,因为这片杨树林多了一抹生机。

听完哨所的植绿故事,几名新兵开始在班长的带领下栽种小白杨。从小生活在塞罕坝的王万里,对种树并不陌生。

只见王万里蹲下身,仔细观察盐碱地的纹路,找准缝隙后,先轻轻用锄头凿出小口,再慢慢扩大范围:“我的父辈

在塞罕坝种树时,会在坑里铺一层松针腐殖土,既能保墒,又能中和土壤的碱性。”

听到这个法子,李小雪有些兴奋:“正愁树苗成活率上不去呢。”接下来的日子,王万里成了连队的“种树顾问”。他和战友们空地上挖了几个坑,收集周围的枯草发酵,改良栽种土壤。

有一次,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沙席卷了哨所,王万里和几名战友抓起工具就往外跑。有人扶苗,有人培土,有人用石头在树苗周围垒起小挡风墙。等风沙停了,每个人的脸上都蒙了一层灰。

“果然,长粗了,也长高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树苗扎下了根。看到自己种下的那棵小白杨傲然挺立,王万里高兴极了。风吹过哨所,穿过杨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像是老一辈边防官兵的殷殷嘱托,又是年轻战士们的坚守誓言,在这片盐碱地上久久回荡。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